戰國策全本 八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八八四五 號
六七 函
三 架
八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八四五 號
八 冊
二八六 函
三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845	
冊數	8 (7)	
函號	286	14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MSCCPCC1214

MSCCPPE121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策全本目次

卷之八

韓

康子

段規謂韓王取成皋

烈侯

聶政刺韓傀

昭侯

成午欲求重於趙

申子揣摩進說
昭侯不從申子
蘇秦以合從說韓
宣惠王
樛留論兩用
策韓貴昭獻
陳軫諫攻陘
公仲陳軫策韓楚
顏率求見公仲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
鄭彊走張儀
楊侹策攻西周
游騰為公仲畫策
韓咨卿說秦王
或為公仲說秦
蘇代說楚聽公仲
策楚為韓求武遂

策公叔勿軽秦
史舍説公叔重最
唐客策韓善楚
杜聊閒茸茂
冷向策伐韓
公仲易地
錡宣策秦出襄子
畢長為公叔畫策
陽向説秦歸馮君
鄭彊矯命幾瑟
幾瑟不急撃公叔
齊明策楚逐幾瑟
勸公叔勿殺幾瑟
宋赫諫殺幾瑟
策新城君市徳
胡衍出幾瑟
策秦賀立伯嬰
冷向勸立幾瑟

冷向阻伯嬰入秦
尚靳張翠請秦救韓
公孫昧策合齊楚
或勸公仲和秦魏
或說公仲合秦

釐王
綦毋恢策送咎弟
魏順為沛丘止攻
蘇代為韓說秦

或說韓勿事秦
或說鄭王尊秦
足強說歸韓公子
韓以金事秦
張丑說韓齊楚
策韓善秦
韓侈仕秦
或策公疇豎成陽君
策山陽君善楚

田苓說秦救韓
成恢策向晉還周
張登策解罪
房喜阻韓復天子
桓惠王
趙敖諫輕韓熙

八卷目次終

國策全本卷之八

宋　繒雲鮑　彪集解
元　東陽吳　師道參註
明　雲間陳子龍　合參
後學　莆田皇貺黃獻臣　參補
閩潭　寅牧熊九岳　寅幾熊九勅　較閱

韓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鄭亦歸。地。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康子　名虎。

段規策取成皋　韓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見秦策。韓

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溜、言甚無積潤、多山石、水所溜也、猶言石田、非沃野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古今通患）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險、寡足破衆、地薄、則鄭人不備、）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只點一句、不說明、最有致）（取鄭在哀侯二年、）王曰、善、（諸稱王、皆非當時語、）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矣、

險隘之區、則寡足以制勝、菲薄之地、則人不以爲意、故每足以爲用、歸有光

烈侯（景侯子、元年、安王三年壬午立、史取列、烈通、）

聶政刺韓傀　韓烈侯

韓傀相韓、（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傀、）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政、正同、）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以、猶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軹之里、名深井、軹即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去游齊、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本色妙、其後方稱至賢）嚴遂而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一本問曰、）子欲安用我乎、（一波）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

政母前（一本具酒觴。）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
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兩固字有生色）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二波）
嚴仲子辟人（辟。猶屏。闢去之。）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
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夫人。亦尊
稱政也。粟十六斗大半斗。舂米一斛曰糲。一本夫人。或作大人。）以交足下之驩（足下。一本交不求之求）豈敢以有
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自養為幸）
老母在前（在未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三波）（一本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無前字。）嚴仲
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不受之受）（政固已心許之）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
死既葬除服（可卅）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四波）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
矣（一本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須汲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受（一本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
古曰。睚。舉眼也。眦。謂目匡也。師
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
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以天年終有自幸不危其親意）
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
今親不幸而死（一本無死二字。無而）仲子所欲報仇者（一本仇若為誰。）請得從事焉（五波）
此五字。（一本無）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一本相傀。）韓傀又韓君之季

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設陳也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一本無相去二字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

聶政之見長於刺軻

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六波仗猶執也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名韓王及相皆在焉待兵戟而衛侍者甚衆一本無侍字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姚本無殺字韓傀走而抱烈侯策傳皆言哀侯聶政刺之兼中

直入擊殺頃刺事成雖亡其身勇亦著矣

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一本無擊字因自皮面

人不識抉眼屠腸一本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金募知者久之莫知誰一本誰子政姊嫈聞之曰一本無嫈字史作榮吾弟至賢姚本無吾字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何吾意耳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數語可作銘矜自恃也應上勇敢士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也高成荊矣姚本而高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今對賁育俊似兩人呂氏春秋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也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列可陳烈通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

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菹醢菜也言剉斷之如此周礼註疏虀菹之類菜肉通稱）以揚其名也

鮑彪曰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嘗欲許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政不幸其謬為遂所知使其受知明主賢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

吳師道曰大事記按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蹵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其子懿侯即立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解題引正義云紀年晋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即韓嚴也若山即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而存

而不決○故温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發遂下○註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又曰史遷作刺客傳○失在奬盗○而年表書盗殺韓相俠累○獨為得春秋書法○綱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以不義而滅其身○得為孝乎○非有夙昔之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如韓之於子房○以欲報仇之故○厚包而使為不義○得為知己乎○

又曰姊嫈之死○蓋兄弟之義○策述其言○以為不愛身以揚弟之名○而説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也○史記云○向政知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翏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嫈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懐○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子政得嫈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滅名○猶未免世俗之失也○

專諸聶政。有節士之風焉。貧賤不忘其親。荊軻非其倫也。
許應元

嚴仲子之所以感動聶政者。不在黃金。而在屈己。故聶政義不受其金。而但以為知政。政固俠客。不足道也。而士為知己者死。此足以觀矣。
穆文熙

士為知己者死。聶政氏有焉。獨惜夫所以處死者。未得其所耳。
吳寬

聶政不難自死。而獨慮語泄以累仲子。其姊不難自殺。而必欲揚弟之名。一時俠氣。毅然動人。
穆文熙又評

聶政獨行俠斂至錦。即一言可見風氣。如荊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此時懦士生色。
董份

此篇以母姊二字作骨。始辭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繼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皮面抉眼者。慮禍及姊也。通篇只以母姊纏綿。著其孝友。
凌遇知

政孝義人也。使生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以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嗚呼。身豈有二哉。自非受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予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許人。不得

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楊維楨

昭侯十一年癸亥立。

成午欲求重於趙　韓昭侯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史。申不害者。荊人也。故趙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此交相重之計。詭哉。田汝成

申子揣摩進說 韓昭侯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
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與魏耶、與趙耶、對曰、此安危之
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惟 思 亦 乃微謂趙卓韓鼂曰、
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 豈 盡忠而已矣、二人
各進議於王以事、謂以事議於王 揣摩之術亦施于君 可 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之、此術之最下者

勉其臣之盡忠、已先為詐、何以事君 徐中行

人臣進說、視國之大計何若、若先探人主之欲、而後言之、此正

妾婦之道比其說合而又揭々於人曰吾能得君鄙夫耳唐順之

昭侯不從申子之請 韓昭侯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素工揣摩何所請非所教乎蓋於私故也 此字當屬下讀

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一本其作聖

使其從兄誠賢不待申子之請而爵位自至使其不賢而徒得一官是使朝廷廢功勞之格開濫請之門矣申子避席請罪也固宜

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為其兄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

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穆文熙）

按韓昭侯一敝袴。不輕予人。而曰懸以待有功者。然則循功勞視次第之說。蓋終身守茲言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昭侯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此言韓之強地險。固鞏洛並屬河南。而兵堅利）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阪紀注。商今上洛是也。正義云。商坂即商山。在商名縣南。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見前）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俶真訓注。谿子國名。夷名。又谿子陽匠名。余汪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其力倍於常。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箭中心上如掩）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鮑謂冥山在相州北。吳謂相州北非韓地）棠谿。（汝南吳房有棠谿亭）墨陽。（修務訓註。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莫邪劍名）合伯。（史作合膊。姚本合山膊）鄧師。（豈南陽鄧耶。循云洛師。索隱云。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

宛馮滎陽有馮池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龍淵大阿晉太康地里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二人作劍風胡見二人作劍二其名龍淵太阿以上類言以地名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盾櫓鞮革履鍪兜鍪說文鍪鍑屬鍑大口釜蓋鍪如之類書鞮鍪首鎧也鐵幕革抉㕘芮㕘音伐索隱云鐵幕謂以鐵為臂脛之衣以革為射決射鞲也按詩決拾傅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拾抉即決也索隱即以為一物蓋據說文韝射臂決之文也亦通索隱云㕘與瞂同謂楯也謂繫楯之紛綬也按㕘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無不畢具以上文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反覆言韓事秦之其要在乎割地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正義云雞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又激怒之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應前羞社稷語

蘇秦合從每說列國必先稱其國之險固富饒亦責當時諸侯

以千里而畏人惜其不明道而終以揣摩行之。張洲

韓秦之近國也。韓所患者在割地。故此篇極言割地之失。不以

牛後之喻激之。凌迺知

宣惠王 昭侯子、元年蜀王子十七年己丑立。

樛留論兩用 韓宣惠王

宣王謂樛留曰、樛留。韓人。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大事記作繆。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監卽闞。魏策闞。史作監。田世家亦作監止。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相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為秦良造儀為客卿時。魏以事聽之耶。吴謂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歲。後說襄王。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西用也。魏亡河西地。大槩言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樹○党○樹○交○此○君○國○之○利○器○多○力○皆○

權群臣或内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也、碩所用如何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為甚、何必兩

吳師道曰、胡氏管見謂樛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叅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况二三其衆乎、意者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大事記云、韓雖兩用仲叔、以戰國策較之、仲寔專政、叔亦閒用事、終不若仲之權寵也、愚按鮑說有典、胡氏合着而不得留之情、故引以答之、按此宣惠欲兩用、非已用也、當時叔之事不務、意其止於用仲、而仲叔並用、寔襄王之世、以其爭主幾瑟公子咎知之也、公仲卒不勝公叔、則公叔又重矣、二人爭權、樛留之言遂驗、是以帝王之要、知人而後官人、九經之序、尊賢而後敬大臣、則無惑乎此矣、

晉用六卿而國分、其先世亦以六卿強、國在人與時、不在叅任、

吳因倫

舜用十六相而天下治、人主用人、當碩其人之賢否、豈兼用便

能危國。語曰。偏聽生姦。獨任生蔽。權留之論。猶未妥也。 羅洪先

策韓貴昭獻 韓宣惠王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按策有云。幾瑟。公叔之讎。而昭獻。公叔之人也。又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在先潤雍氏時。其相韓見周策。當在宣惠之後。

昇時秦楚相惡。故相昭獻。而秦攻韓。楚棄親多詐。即相獻。楚未必固也。 吴維嶽

陳軫諫攻陘　韓宣惠王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張儀同時。儀死至桓惠九年，四十六年矣，軫必不存。故因舊）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又走，示服也）。秦已馳（馳之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受南陽而攻陘，秦之無厭甚矣）。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秦惠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蘇子謂以有盡之地逆無厭之求，其謂是乎。）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破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於下。吳謂即所謂無以馳割事王者），竊為王不取也。

當時為說，未有不言利者，固是習氣。然稱仁義，未必不能動人。

而卒無一人言者見效緩也

公仲陳軫策韓楚　韓宣惠王

秦韓戰于濁澤。長社濁澤。大事記。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韓將申差。鮑題云。濁澤即脩魚之戰。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楚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為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內。陳軫之說所謂伐謀。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

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戰、一本救已也。

韓之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〻必大怒以厚怨

此皆兵法之反間○若

於韓〻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

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

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

殉言以死從之。

、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寔告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虚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〻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〻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〻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

後志潁陰有岸亭岸門、即岸亭。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縣西北界。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魏。年表又書秦走西首岸門。盖救韓而敗也。

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用○三○句○結○束○便○是○賈○誼○過○秦○鼻○祖○

鮑彪曰、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誅於丼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虚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陳軫此策與商於之事正同一聽一不聽而成敗亦頓殊矣

宋

焯

公仲一聞楚計。而即知其出於陳軫。可謂知彼知己。惜乎其言不用。孫洋

顏率求見公仲 韓宣惠王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陽佯同。不寔也。吳謂一本陽作塲。姚註劉作陽。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內、婦宮也。齊世家註。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借衰為張可証俗人 以上皆所云不羿者 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鮑彪曰。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是也。雖陽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有過而求正言之士。此於公仲無損。顏率以賜見棄而復以陽

見収為士亦巧佞矣（許應元）

襄王（宣王子名倉元年赧王四年庚戌立。）

張儀以連衡說韓 韓襄三

張儀為秦連衡、說韓王曰、（此元年。）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菽之少者。）一歲不収。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負荷養牧之人。索隱云。負擔以給養公家。厮徒見魏策。）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鄣塞。（徼巡也。亦關境上。）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稱秦強以嚇之。）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鷙元作摯。凡鳥之勇猷之猛皆曰鷙。）跿跔科頭。（跿音徒。跔音俱。謂徒跣。史註。跿跳躍也。科頭。不着兜鍪。）貫頤奮戟者。（貫頤謂見射。猶奮戟不顧死也。）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蹶跳也說文蹶馬行貌索隱云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蹶於後言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八尺曰尋）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胄兜鍪）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裎裸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強弱之勢兩不相如）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不破從人之非然以伸己之吻）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詿亦娛也）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在宜陽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吳謂鴻臺桑林韓臺苑非湯所禱若也太平御覽作桑林）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儀一意只是欲韓事秦助秦以攻楚）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惠文王）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甘茂攻宜陽在後此云效者請效之也儀歸而納敗矣）

鮑彪曰、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誠弱○食誠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之不少察於此也○

合從連衡○其利害判然可曉○張儀敗從○舌未及掉○而諸侯之應者如響○蓋不深明國計○而樂苟且一日之安也○諸燮

鄭彊走張儀 韓襄王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吳謂此人嘗請秦伐韓。姚棸亦有其人。蓋游說秦楚之閒者。此豈以為韓而走儀。故次之韓典。走諸之於秦。使逐之。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曰、太宰。楚官。彊謂之。公留儀之使者○留之者。欲詐為儀使之致地。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請秦王曰、西。姚本作而。秦王武。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此計易識。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欲以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彊偽為楚使白此於秦。衍秦王字。秦王怒張儀走○武元年。此二年。

鄭彊之走張儀○左道也○唐順之

此兵法之所謂攻瑕○是時秦惠王已疑張儀矣○況重以武王之

怒乎。歸有光

楊侹策攻西周　韓策五

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侹謂公孫顯曰、楊侹。棗人。姚本作達。餘說並見秦策。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叛臣口語。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不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周室共主。九鼎重器。楊侹徒欲逞其區區。而不諱以臣伐君。且曰以九鼎市甘茂。叛道離義。罪莫大焉。許廬元

游騰為公仲畫策　韓襄王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趙地趙嘗仅之今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吳謂藺離石祁見周趙策宜陽之役去秦前取藺六年藺離石祁不聞屬韓許亦典趙遠恐典趙下有缺文質音贅以質許地者質子而許之地也則樓緩必敗矣緩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一本地作兵樓庳必敗矣庳元作鼻庳以魏害韓者亦韓趙為一趙字補魏必倍秦倍音背芇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一本茂作戊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故必敗吳謂樓緩欲以趙合秦嘗勸趙割地事秦見趙策樓庳為魏合秦楚外齊翟強為魏合齊秦外楚見魏策皆有事於秦者故策云然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至而楚不助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連用五矣字快之也秦魏隣也夫魏之害重於趙故獨言

魏為公仲謂向壽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禽困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獵者之車。不可忽。吳謂逐獸困急、猶能奔觸陷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史註公仲曰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解言復好。）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荊州郡。吳謂史與楚辭云、楚地。索隱云、秦地名、近韓。桂、史作杜。索隱云、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謂且賊壽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謁之公仲曰句絕。）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後重言之。）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所同貴也。吳謂所以得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赫。下同。史作衷。見秦策。）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語可深玩）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待楚、（善韓以待楚、是一著。）（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取其地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為韓求潁川、又是一着。）

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走音奏。）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姚本，收韓。）此利於秦。向子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盖壽議攻，而甘茂攻之。）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潁川，則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吳謂誅，責也。正義云，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晉陽以為功，收楚韓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向壽不得不傾耳聽之。）（一本是下衍以字，茂下衍之字。無事，言其失推。吳謂正義云，二子不得合韓魏以伐齊也。）

吳師道曰、按史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云云。而甘茂竟言昭王以武遂歸韓。由是壽與怨誣茂。

此章及下三策、皆論公孫郝甘茂二人之事。須合看之自見。田藝衡

是篇見游騰巧於用間。（王廷陳）

攻其所甚惡則易入。（唐順之）

韓得地則德秦，不得地則交惡。交惡則交走秦。是秦制二國之權，故曰此利於秦。

韓用張儀計，効宜陽。游騰為公仲計，使無効宜陽。詭得詭失，必

有能辨之者○羅景淳

韓客卿說秦王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客卿。秦武王。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詘。下也。以秦之強首之者○以字衍。首言以韓進兵向珉為疾矣○泯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之議。為其國之病也。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首垣。魏地。見秦策。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以不合而合也○合。一本不及魏。為成○成。平也。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齊韓宋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皆曰以燕亡於齊○以字衍。亡。謂喪地。前此四年齊破燕。魏亡於秦○言□□曰。□喪地。陳蔡亡於楚○此六國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以為輕。以小敵大。故亡。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大○抵○移○於○私○人○故○范○雎○亦以為言○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

議公孫郝元作赫。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公不得干其事。吳謂見下。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吳謂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時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秦武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中群臣比周蔽上之說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黨疾齊韓言忘於得二国。而不加貴言郝不加厚也。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中大臣為諸侯拒国之說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故解散。四疑當作而。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欲攻魏。而反敬魏遠其初約。是且搆我初約攻而反敬之。是茂欲與三國離我也。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勝韓。若他人則置不校役王猶豫察之。以此二事。稱王之明智也。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猶近。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待。待而無自左右也自。猶由也。欲秦王聽己。勿用左右之說。吳謂公仲一心聽王不由左右。此策在韓襄二年。秦武

[illegible][illegible]

吳師道曰當時所謂從臣指愛習而侍從者也秦用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愚謂公孫郝挾韓而議大臣必不得與而爭於中故此士欲王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由左右陳駕御之術以稔強明猜忌之見爾張儀出走幾者固非一人而茂攻宜陽亦以輿為憂大臣卒為從臣所勝愛習

真可畏哉。數稱其明以堅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韓秦之交可得而合也。

呉寛

或為公仲說秦 襄王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王聽諺言於市。以五聽字起欲動其聽。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立、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郝善齊、故善郝則喜于齊之攻魏。茂善魏、故善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齊兵以勸止魏。言茂欲為之。一本勸齊兵。楚趙皆公之讐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若二國不善齊、故讐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郝元作赫。秦王當甘茂。是昭。下文言惠武。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之、故可因。臣請為公謂秦王曰。請行願為公仲言於秦王。齊

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合離之離以交言別合之別以兵言吳謂
合與離別與合止是反覆言之）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
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
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
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
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
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韓之攻齊）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單齊亦不合於
齊）兵交（交元作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或欲此或欲彼）為韓取南陽易穀
川以歸（穀水出澠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
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勁齊最秦之
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二語收回前段議論）甘茂薄而不敢謁（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欲
攻齊故其辭與茂吳謂薄卽上文不善於公薄下或有缺字）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
之也
公仲求中立於秦亦未為善策然如此君可以庇其身而已（唐
順之）先以已意隱度其所必從而後發難此戰國之習真揣摩之術
也（又評）
數言秦輕犯其所甚諱而必行其說蓋秦人者喜為名高而義

為厚利者也○韓王鏊

蘇代說楚聽公仲 韓襄王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 補諸侯兩字。錮之。謂不行其說。 南委國於楚 以國事聽之 楚王弗聽 楚王懷。 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 反。亦謂不信。 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 仗。倚也。字與杖通。 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 公仲患甚。 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詐○旁○而○後○真○見○ 言公仲自悪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尾生再見燕策。吳謂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同。高注。魯人。或謂即論語微生。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公仲仗趙畔楚仗齊畔秦反覆變詐不信甚矣諸侯不行其說固已窮于無所入矣然窮則必變代謂此方其為尾生之時言

仲令而後乃可信也　唐順之

策楚為韓求武遂　韓襄王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近平陽。平陽、堯都。楚昭雎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猶畏秦。揚、猶動也。所謂揚塵河外也。作傷字淺。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楚懷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秦昭王。是令得行（未必然）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秦、無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事字補。

秦人工於謀國、尺寸之地、其肯以假人乎。楚雖為韓求之、不可

得已且已為秦謀齊而不能得商於之地其暇為韓求地乎
張洲

策公叔勿輕秦 韓襄王
此○策宜與前策○參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伏
羲六佐・一曰陽侯・為江海・蓋因此為波神與・此出陶潛聖賢
群輔録・侯一作彼・博物志・晋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則○舟○覆
○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
○無○非○為○秦○計○也○於高傒・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
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公叔未免來衆口之議○或人之説○亦欲其自全耳○如禍已至則
無及矣○
沉舟覆舟之喻○言必備先具○而後可無患也○不然○輕以其身把
不測之淵○其不為沉没者希○

公仲公叔。勢不相能。雖韓秦為一。而議者將隨其後。況秦之反
覆。不可信乎。或人之諫。是善為公叔計也。

史舍說公叔重最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曰梁。)立韓擾而廢公叔。
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不交。言其相善。)令我使鄭立韓
擾而廢公叔。(一作令我。)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也。)今公叔怨齊無柰
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周最猶知有宗國)史舍曰。(舍。齊韓史。與最同使。吳謂史或姓。)公行矣。請
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入見公叔。)周最固
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
為公也。(一本無使字。)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
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

大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
將禮陳其辭以礼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鄭王宜作韓王
齊王閔也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
楚人一弄九而兩家之佽鮮此類是也
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
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最不欲來臣竊強之乃先以真寔順之而後婉轉發明為公叔
之意此兵法之所謂因鬪犬視鄭王亦太甚矣

唐客策韓善楚韓襄王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唐客楚人韓
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客為韓而寔為楚
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
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絕句王曰唐客以楚懷言告公仲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
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初恐楚怒也使珉今仕楚相珉則不怒也
唐客於諸公蓋荐之於韓之大臣而使之主韓楚之事乃得仕仕元作上
韓求武遂於秦本與楚無預者而畏楚者疑武遂故楚地也齊
晁

韓得地於秦○楚固無如韓何也○韓逼楚而弱○故畏楚之怨之○然楚亦不得志於秦○故借以結韓○羅洪先

杜聊間甘茂於秦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史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得。由此怨讒茂。九年。秦復取武遂。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為公仲謂秦王曰○杜聊。韓人。姚本聊作赫。朋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是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樗里子亦為此。

當戰國時○策士相傾相陷之術○凡一言一動○閒無不極其機械○有如此者○張洲

此固事勢之必然○無足深怪者○吾所怪者○獨惜甘茂辨之不早

耳〇茅坤

樗里子歸為智囊〇其傾甘茂〇故是小數耳〇許應元

冷向策伐韓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賊鄭故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冷向即冷壽秦臣策高以為秦臣〕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〇秦必不聽公〇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秦王昭〕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〇〔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幾瑟史作蟣虱〕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引隱而達之〕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〇令昭獻轉而與之處〇〔獻本不善幾瑟〇令之同心相善〇〕旬有〇餘彼已角〇〔角言二人均〇体〇姚本作竟〇〕而幾瑟公叔之讐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〇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幾瑟鄭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讐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礼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鄭彊之欲伐韓必以公叔故然是畫不足以疑公叔一曰汝戍

公仲易地 韓策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史韓史或姓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謂魏則害於趙趙魏隣也魏地易於下下謂韓則害於楚廣趙之言也一本魏地易地利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易地非韓利也公叔爭之是矣史惕謂之害趙害楚則非也張之象

公叔之亡必內不得於韓安能構楚趙而敗易乎我躬之不閱

而尚能謀人若未之有也。吳寬

錡宣策秦出襄子 韓襄王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錡宣韓人。取，言與之合。非伐之也。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秦昭王。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謂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圖三川之言，恐宣失地。故來與楚易矣。謂三川，見秦策。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王，秦王。襄子，疑秦諸公子。不善太子者。矣謂無考。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知字下元衍之字。韓之與楚易地，畏秦之取之也。今秦入質於韓，則其不取三川可知。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錡宣太子之人也。故欲德太子。游震得

秦虎狼之國也。即令出襄子，其取三川，原無嫌也。若此則韓亦

徒抱空質矣○許應元

畢長為公叔畫策 韓襄王

襄陵之役、襄陵見齊策。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趙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置不立。見十二年。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昭子昭陽也。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咎韓起兵。子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今順之故可以無戰。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太子幾瑟也。陽元作楊。德謂德毋戰。梁德免兵。

吳師道曰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幾虱争為太子時幾虱質於楚○楚欲内之○遂圍雍氏○幾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戰國策與世家所載参錯重複○不可詳考○大畧

二公子各有所主。公仲主蟣虱。公叔主咎。按楚策韓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秦據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主蟣虱也。

陽向說秦歸馮君 韓襄王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馮君陽向並韓人。吳謂陽向未必韓人。秦王昭也。留馮君以善韓臣。韓臣韓之嫉馮者。以留馮君為善。者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言恃秦以自大。吳謂廣字未詳。疑有誤。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者。時未定所立。故蟣虱咎嬰更稱之。吳謂此太子指咎也。秦主蟣虱者。此說為順秦之辭。按大事記云。國策中庶子強謂太子云云。史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然則蟣虱嘗立為太子。不勝公子咎之徒。乃出奔也。索隱曰。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爭立。愚謂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害於韓謂國不和。故吳謂害疑善字。

太子國之本也。爭太子以搖人之國本而謬曰王澤布真反覆

之人也。許應元

鄭彊矯命幾瑟　韓襄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爲相見後）鄭彊為楚王使於韓、（楚懷王）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與）以為國也、臣曰、（言其言然）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楚子毎集此策）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楚、（言歸）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

鄭彊出以八百金入秦以伐韓、以疾公叔也、茲以新城陽人佐世子以與公叔爭國、又非計也、設若楚怒而不解、將置世子于

何地。張之策

幾瑟不急擊公叔 韓策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為太子官。呉謂新序楚莊王蒞政云云。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衛鞅為公叔座庶子。井羅事呂不常為庶子。則中庶子者。待御左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名。非復周制矣。秦官太子庶子中庶子。此云中庶子強謂太子。豈亦太子之官與。強。或是鄭強。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公叔。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幾瑟亦有見。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鮑彪曰。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

吳師道曰。幾瑟之不欲戰。慮國之分耳。非有息民全民之意。退

讓之美也。何義嗣之足稱乎。國小政亂者必危。韓之制於秦亦亟矣。世子國本。乃與公叔爭立而至於日尋干戈。能無亡乎。李蓑

齊明策楚逐幾瑟　韓襄王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齊王閔。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齊明小人。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其國之不容。而又欲窮之於他國。公叔之惡稔矣。齊明反熾之。忍哉。歸有光

勸公叔勿殺幾瑟 韓襄王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咎也）畏幾瑟也（畏幾瑟在楚以為外患）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幾瑟質於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責○重○深○計

大事記云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改主咎幾瑟質於楚後歸故公叔欲殺之

按此幾瑟走而公子咎立為嗣矣此謂者殆幾瑟之人也其計

則是而為慮甚非策

宋赫諫殺幾瑟　韓襄王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謂公叔曰（此篇與上篇同意）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父兄猜公仲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韓嗣也無韓乃事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韓大夫不敵必其不入也（幾瑟入）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為亂秦楚救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使與事）

杜赫所以為公叔謀甚周密矣既逐人之子而又為之交亂其

國貧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張洲

策新城君市德 韓襄王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王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小之）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楚王襄）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不敢東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卜其與秦同否也）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主公叔伯嬰為言）韓挾秦魏以䀹楚（䀹睨也吳謂䀹恨視也五禮反）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市得重價）（記十二年有在楚圍雍氏下吳謂史以此為蕪代之言新城君芋戎也）

合數條觀之公叔之悪可勝道哉陸隴

胡衍出幾瑟 韓襄王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胡衍韓人出而歸韓惧其為幾瑟伐韓）教公仲謂魏王曰（衍教仲魏王哀吳謂襄）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請韓立之）因令人謂楚王曰（楚王懐幾瑟聞魏欲立咎故）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虚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都是為幾瑟計）以韓權報讐於魏而德王矣（德王之王謂楚王）

胡衍小人之尤反覆變詐可恨勸王請立公子咎將以行其謂楚之謀激楚王之早入幾瑟耳非果有奉咎之心也楚既敗雍氏幾瑟卒不得入仲直以勢窮

力竭而止耳○

策秦賀立伯嬰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助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令甘立嬰故絕韓○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王業成敗全不係伯嬰之立其否○公叔伯嬰權力已定楚雖欲復幾瑟亦不可得○

冷向勸立幾瑟　韓策五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楚懐。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南。是策迂甚。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一年有。

是策亦踈。楚雖愚。必不遍聽人言而築都於雍氏。

冷向阻伯嬰入秦　韓襄王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恐秦立嬰•是太子反棄之•言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是已浮自立而反為自棄也•向之策蓋為鯉者•

太子国本而紛紛不定兆此

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為市國之不亡者幸也

尚靳張翠請秦救韓　韓襄王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圍雍氏見周策）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昭王）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謂為羽翼）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名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宣太后之言汙鄙甚矣。以愛魏醜夫。欲使為殉。觀之則此言不以為恥可知。秦毋后之惡有自來矣）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尚靳歸書報韓王（歸以書歸）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

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

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張翠之言尤為沁入）

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

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

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懟）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

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

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大事記赧王十五年楚圍雍氏楚前圍雍氏在赧王三年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楚之圍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

不合

韓急則折而入於楚其不入於楚者以幾瑟在楚也秦師不出則勢不得不合於楚而秦患失韓吾知秦師必出也尚靳脣齒之喻善矣抑嘗談耳不足以動秦張翠之說即宣后所謂利秦者也（張洲）

韓襄王

公孫眛策合齊楚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眛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秦昭王）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南鄭屬漢中）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不合於南鄭則韓必受兵故仲患之）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說亦見秦策）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韓所）必易

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
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
郢矣（司馬康秦人康史作庚）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
韓）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先韓後秦）
（先身後儀得矣）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先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己之謀後儀者不墮人詐）臣以公
（欲令韓合於齊楚失之天者也）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
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不墮儀之故智為外於儀耳）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居兩大之間每有此患陽助而陰收之小國信之而輕與敵競
必有覆亡之禍

或勸公仲和秦魏　韓襄王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惟其母知之而已大利
害之相似者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簡切精絶）
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
今秦魏之和成（與二國和）而非公適束之（策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
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也）則韓輕主卑矣（正命不得其道則）
（補曰一本韓輕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動）（主卑身危）
（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安成君韓人）成固為福不
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户也（兩揄）

國由是韓重而主尊矣（此段論得道則主尊而身安之句法）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公仲制和為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上則相猶為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齊怒以文意當作秦怒）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猶齊魏割猶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是客自託於智者其言雖不外於縱橫家而計慮明悉處置停當正自娓娓（龍德手）

或說公仲合秦（韓襄王）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只以合離二字代從橫兩言）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忠主便國恐未必然不過以封侯歆之耳）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

於平原令公以韓為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包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為爭言欲之急机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信如此言則秦之德韓至矣韓宜與秦存亡可也而卒先六國以亡者國近而受兵易且秦未嘗一夕亡韓也 李攀龍

釐王 王二十年丙寅立

蟣母恢策送咎弟 韓釐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太子咎即釐王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公子幾瑟爭立楚圍雍氏次年魏襄王與齊閔王會於韓立咎為太子此策必其爭立之時若既即位則何未定之有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蟣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所謂兵餽不立則曰來效賊也謂立者以咎弟為賊公仲公叔之用事仲先而叔後韓咎既立則公仲之權寵衰矣

是時周雖衰於列國其位則天子其名則共主而不恥驛騎之詐漫欺諸侯先王之法度斬滅澌盡傷哉但周衰之甚救亡無

日首鼠兩端以解於韓不得已也然其事則無義特甚 羅洪先

魏順為沛丘止攻 韓襄王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此懷王為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代秦。時事。在懷王十一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說見趙策。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沛丘君曰沛。元作市。沛丘太公世家。君。其長也。五國罷必攻沛丘五國移兵於沛丘 盖怒十室而色於市者鮑謂沛為兵。曰兵丘。屬清河。吳謂成皐與清河絕遠。恐非。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遺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是從本六國。言五國重王。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故因此稱五國。此明是楚約從時事。大事記。以此策附註李兌約五國伐秦之年。其曰合五國之衆。一籌不盡。逡巡而却。乃欲攻一小邑以償費

楚王為從長。不知諸侯與己之深淺。始欲卜交。宜乎且聽王之言

秦以折箠笞之。此言移以論懷王。尤為切中者也。

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 楚之重輕何與

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拾沛丘而沛丘得存耶

沛丘必秦屬附庸之國而孤立者。不然五國何緣以為兵端而

自伐其邑 許應元

蘇代為韓說秦 韓釐王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齊攻。今從史定為此十年。秦王大怒曰。秦王昭。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又見楚策。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為韓說秦王曰。代。元作秦。今從史。韓珉之攻宋 攻宋所以為王也 所以為秦此善為韓解縛 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 禱字同浮新切 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 韓難知而 禱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代說知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

頭游敖之士（敖，出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靷，駕牛具在胷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按稱晉蓋指趙魏）晉楚合必伺韓秦（伺，窺也）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字並作齊）

（離秦韓之交以策士本意）

秦韓相依而韓弱秦強韓之伐宋是為秦驅除也故范雎後得以行其蠶食之術

或說韓勿事秦 韓釐王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亡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梁，使之懲創，不敢離秦。一本固欲病之）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并天下乃秦本意）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

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語甚切至。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鮑謂秦之大情。此策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耶。蓋漢運將興。而秦為之鷸獺也。吳謂大事記引此策謂論秦最得其情。附見于赧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愚以齊趙燕策考之。宜附赧王十六年。說見齊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一章。

秦不併吞天下不已。善事無益一語。的的明見時勢。足破當時列國之失。

秦人情狀。備寫此幅中了。

或說鄭王尊秦 韓釐王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昭釐侯朝魏。見魏策。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箕視之。是魏獘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俛。元作兔。而信於萬人之上也。信。申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国。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

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動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也屈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于始之韓魏弱于始之魏秦強于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一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誰恃秦魏乎吸而合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韓王曰善按此文與策上文冐同其下則異子順从言主除忿全好策文主尊秦非子順意也並錄以俟考者

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補秦字晉韓原後志在馮翊夏陽左氏僖十五年）而霸西川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曾噭子作下）此皆以一勝立尊令（尊謂霸）成功名於天下令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徧至其家撫安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禽鳥小贄也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

（再權上而作一謀論。之井求火之喻最奇。）

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一本）
自為一（韋。恐非。）聶政陽堅（堅。政之副。猶秦武陽。吳、謂說見前。）刺相兼君。許異蹷列侯而殪
之。（許異。韓人。蹷。猶留侯躡漢王足。立。使之佯死。一本作蹴。）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
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為。而韓氏之
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按列侯既弑。則無終身相之事。以為列侯。則又非。陽堅為賊之事。哀列二字。訛。）
（倂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今日鄭君（小。微。）不可得而為也。（日。一本作曰。）雖終身相之焉。
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可以久相。曰不為者過也。）昔齊桓公
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
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卜。微。）不可得而為也。

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尊秦。）韓
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再將桓公與許異說一番。）諸
（非為秦左袒耳。）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微完）（知所尊而已。）
（總縱。）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
不謂善謀哉。夫（先提法）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
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
（立。言彼為帝。由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
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魏既相敵侔。非有越人不浮已之故。而執珪徃見以求外救。

則申不害非人也。若秦強國也。非魯仲連鮮不事之矣。程文熙

吳之許越。豈知服其心哉。西破楚。南入越。謂天下莫予若也。服而臣之。又以為莫予侮。已耳玩目前之計而忘永終之敝。吳之謂矣。羅洪先

足強說歸韓公子　韓襄王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之為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三川既服。而役人欲立公子為君。則是有二王矣。王安得不召之哉。

韓以金事秦（韓釐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一本然而）韓計之（補韓字）非金無以也。（金以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悝而奇）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也以令美人得親情於秦矣）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乃始益明。（始下元衍於此今刪）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也。（淫後止淫用）以是為金而事秦。（頭可及耶）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

止淫用則多金。以金事秦。而不以美人。則秦不疏韓矣。美人知

內行語其風欽天下知內行者豈惟羨人哉　穆文熙

張丑說韓齊楚（韓襄王）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鄆（鄆，亢作運，下同。後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按鄆故魯地，後屬齊，不屬楚。今曰攻魏鄆，蓋魏又攻得之。吳謂非魏地，運未詳。）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言與齊楚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勝則兵敝，又無齊楚之助，韓可取鄆。）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內鄆於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之講。吳謂公仲事，當附襄王時。）以為不然則蓋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是從丑之言）齊楚恐（恐韓魏合）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張丑之計最易知者公仲不察而緩攻齊楚不察而講魏蓋闇

於機機之所隱唯明智能辨之。諸變

策韓善秦

謂韓相國曰。（相國、公仲也。）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癰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善之。）今君以所事而善平原君者。（事。謂王。）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善之以支秦。平原君亦徒豪舉耳無能難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公之熟計之也。韓以惡於秦。而善平原君。又以善平原君。而增惡於秦。然則小國將奈之何。有溺秦之計出。而所善者不止一平原君。則大善矣。（穆文熙）

孟子曰。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無癰腫

而善扁鵲。此善治國與治身者也。謀韓都。亦論平原之有益於韓否耳。惡論秦之惡耶。(穆文熙)

韓傀仕秦

韓相公仲使韓傀之秦(元衍珉字。)請攻魏。秦王說之。(秦昭王。)韓傀在唐。(吾易註。詩唐國。吳謂未詳。)公仲死。韓傀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傀。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與約攻魏。)使者曰。秦(為公仲而說韓傀所以必変)之仕韓傀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傀之秦。秦必弗入。(一本復有入字。姚本同。)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魏昭王。)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傀。韓傀且伏於山中矣。(謂帽罷。)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変也。如說韓傀而令不入。是変也。吳謂權未詳。字疑有誤。宜闕。)令安伏召韓傀而仕之。(安伏。秦人。吳謂無考。)

秦王之權詐至此亦不覺矣焉

或策公嚋豎成陽君 韓贅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嚋豎。齊人。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又元作大。鮑謂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珉欲使之之秦。過周。周人留之。故怒。吳謂成陽君韓人。鮑於魏。魏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鄰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故生此說。皆非。

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謂周。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嚋豎楚王善之。楚項襄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挾秦楚以市韓珉。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猶顯示。二大國惡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言天下不能善也。

是兩人者亦無能難珉耳。俾能入秦楚而離韓。且掉頭不顧矣。

何用喋喋為（張洲）

策山陽君善楚　韓釐王

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郡）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說楚如許關係棘猶難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山陽君倚齊秦以為重而不可使為楚所輕此其所以使之楚與

田苓說秦救韓 韓釐王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告急也 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来。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変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事見魏策

公猶国也

言其不任病之薬

記二十三年有

此與前章張翠言韓急則折而入於楚之說皆本於喜橋齊師。

莒子對穰公来。

國勢方急而謬辞以激怒大國非計之善者也宋謬魯以敗前事之明驗　呉寛

成恢策何晋還周（韓釐王）

韓氏逐向晋於周（晋周人使周逐之）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安釐）周必寬而反之（反謂還）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何晋於周也（有言浮其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晋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由）（此戦国市人之法）是魏有向晋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為晋計則得為已計則謬

張登策鮮罪　韓釐王

張登謂費緤曰張登中山人見韓人其策費緤韓人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一本作公子年洮六

同費緤西周讐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二川

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西讐之故緤有戒心必盡其家以事王

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止韓勿使為守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其効也

西周閼之必鮮子之罪以止子之事使守三川則非緤之欲登之計鮮其罪耳吳謂韓釐王元年

趙滅中山大事記載韓燕中山稱王在周顯王四十六年當宣惠之世五十年中山策有張登去此時甚遠此策不可定為何王之世鮑附

之

不知緤之為人何如止言其家萬金還可以為三川守爭國家

選封疆之臣而徒取於此。政不幾頓乎。

房喜阻韓復天子　韓釐王

魏王為九重之盟。魏安釐王。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而盟其衆。且復天子。赧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此二十三年。復復其尊。房喜謂韓王曰。房喜。韓人。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梁方帝秦。不服。庸敗周。此言韓。亦大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此言魏。以藉大国之力。

復天子羨舉也。房喜不能倡大義於天下。發之自梁。而喜阻之。可勝誅哉。陸深

有天子則將行天子之事。故大國惡其害已。小國則得其靈寵。故利之。然韓魏皆出於晉。而韓差弱。立天子未必非韓福。房喜

乃謂魏小國利之而韓大國之患非要録也。唐順之

桓恵王釐王子元年赧王十三年己丑立

趙敖諫軽韓燃　韓桓恵王

建信君軽韓燃。建信君趙人　趙敖為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為郷故其勢如此　不可無從者韓也。欲為從必浮韓　今君之軽韓燃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収韓必重矣。之常反諸國　一本反作之　○韓○烏○足○為從必浮天下軽韓而反軽　從則韓軽者國小不浮主從　横則韓重　秦景近故　則無從之秦

軽矣。無從者軽指趙言也　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三川謂潁川鄢陵汝南二蔡邵陵　魏急。上三邑皆近魏　於魏多言許鄢陵策其救趙必緩矣秦擧兵攻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憂

秦之収韓。非一日矣。陽交而陰制。之弄之掌股之上。而韓不知也。衍應元

國策全本巻八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